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録貢生臣陳昌敬

舊唐書卷二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志第二

禮儀二

隋文帝開皇中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造明堂木樣以獻帝令有司於京城安業里内規兆其地方欲崇建而諸儒爭論不定竟議罷之煬帝時愷復獻明堂木樣

并議狀屬遷都興役事又不就終於隋代季秋大享恒在雩壇設祀高祖受禪不遑創儀太宗平定天下命儒官議其制貞觀五年太子中允孔頴達以諸儒立議違古上言曰臣伏尋前敕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為從崑崙道上層祭天又尋後敕云為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名基上曰堂樓上曰觀未聞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義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

蒿為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異制不可恒然猶依大典
惟在朴素是以席惟槀秸器尚陶匏用璽栗以貴誠服
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道綺閣凌雲考古之文實堪
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祭
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為基上下防
惟是基下既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
五室且漢武所為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
又盧寬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

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以朝覲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昇樓路便窄隘乘輦相儀接神不敬步往則勞曳聖躬侍衛在旁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已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侍中魏徵議曰稽諸古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洎當塗膺籙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蜂起是非舛互靡

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為一殿宋齊即仍其舊梁陳
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
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
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意其在茲乎臣等親
奉德音令參大議思竭塵露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
重隨時萬物斯覩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
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為則又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未允
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

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議猶未決十七年五月秘書監顔師古議曰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覩始之黃帝降及有虞彌歷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號別創

規模衆說舛駁互執所見巨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
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徒以戰國縱橫
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雜說用
為準的理實蕪昧然周書之叙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
門雉門據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玄
堂太廟左个右个與四時之次相用則路寢之義足為
明證又文王居明堂之篇帶以弓韣祠于髙禖下九門
磔禳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

族凡此事等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為皆在路寢者也
戴禮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向而
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
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大寢也亦曰黄帝
曰合宫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
之徵知非别處大戴所説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
廟進退無據自為矛盾原夫負扆受朝常居出入既在
皐庫之内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

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無擇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牢等乃以為明堂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褒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别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頹容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各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競為巧說並出

自朐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宣尼彝則尚或補其闕漏況鄭氏臆說淳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祇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畧而不論又上表曰明堂之制陛下已發德音久令詳議但以學者專固人人異言損益不

同是非莫定臣愚以為五帝之後兩漢已前高下方圓皆不相襲惟在陛下聖情創造即為大唐明堂足以傳於萬代何以論戶牖之多少疑階廷之廣狹若恣儒者互說一端久無斷決徒稽盛禮昔漢武欲草封禪儀博望諸生所說不同莫知孰是唯御史大夫倪寬勸上自定制度遂成登封之禮臣之愚誠亦望陛下斟酌繁省為其節文不可謙拒以淹大典尋以有事遼海未暇營創永徽二年七月二日勅曰上玄幽贊處崇高而不言

皇王提象代神功而理物是知五精降德爰應帝者之尊九室垂文用紀配天之業且合宮靈符創鴻規於上代太室總章標茂範於中葉雖質文殊制奢儉異時然則立天中作人極布政施教其歸一揆朕嗣膺下武丕承上烈思所以荅眷上靈聿遵孝享而法宮曠禮明堂寢構令國家四表無虞人和歲稔作範垂訓今也其時宜令所司與禮官學士等考覈故事詳議得失務依典禮造立明堂庶曠代闕文獲申於兹日因心展敬永垂

於後既其明堂制度令諸曹尚書及左右丞侍郎太常國子秘書官弘文館學士同共詳議於是太常博士柳宣依鄭玄義以為明堂之制當為五室内直丞孔志約據大戴禮及盧植蔡邕等義以為九室曹王友趙慈皓秘書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圖諸儒紛爭互有不同上初以九室之議為是乃令所司詳定形制及辟雍門闕等明年六月内出九室樣仍更令有司損益之有司奏言内樣堂基三重每基階各十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

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黃琮為八角四面安十二階請從內樣為定基高下仍請準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約準一百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並不用又內室各方三筵開四闥八牕屋圓楣徑二百九十一尺按季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饗總於太室若四時迎氣之祀則各於其方之室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損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

室謂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當太室四面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室各長六丈以應太室濶二丈四尺以應左右房室間並通巷各廣一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總方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圓楣楯檐或為未允請據鄭玄盧植等說以前梁為楣其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圓柱旁出九室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基共作司約準面別各餘一丈一尺內室別四闥八牕檢與古同請依為定其戶依古外設而不開內

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内有七間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上至屋峻起計高八十一尺上圓下方飛檐應規請依内様為定其屋盖形制仍望據考工記改為四阿幷依禮加重檐凖太廟安鴟尾堂四向五色請依周禮白盛為便其四向各隨方色請施四垣及四門辟雍按大戴禮及前代説辟雍多無水廣内徑之數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三輔皇圖云水廣四周與蔡邕不異仍云水外周堤又張衡東京賦稱造舟為梁

禮記明堂位陰陽録云水左旋以象天商量水廣二十四丈恐傷於濶今請減為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為梁其外周以圓堤并取陽陰水行左旋之制殿垣按三輔黄圖殿垣四周方在水内高不蔽日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準今行事陳設猶恐窄小其方垣四門去堂步數請準太廟南門去廟基遠近為制仍立四門八觀依太廟門别各安三門施玄閫四角造三重魏闕此後羣儒紛競各執異議尚書左僕射于志寧等

請為九室太常博士唐昣等請為五室高宗令於觀德殿依兩議張設親與公卿觀之帝曰明堂之禮自古有之議者不同未果營建今設兩議公等以何者為宜工部尚書閻立德對曰兩議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闇五室似明取捨之宜斷在聖慮上以五室為便議又不定由是且止至乾封二年二月詳宜略定乃下詔曰朕以寡薄忝承丕緒奉二聖之遺訓撫億兆以初臨馭朽兢懷推溝在念而上玄垂祐宗社降休歲稔時和人殷俗

皁車書混一文軌大同檢玉泥金升中告禪百蠻執贄萬國來庭朝野懽娛華夷胥悅但為郊禋嚴配未安太室布政施行猶闕合宮朕所以日昃忘疲中宵輟寢討論墳籍錯綜羣言採三代之精微探九皇之至賾斟酌前載製造明堂棟宇方圓之規雖兼故實度筵陳俎之法獨運財成宣諸內外博考詳議求其長短冀廣異聞而鴻生碩儒俱稱盡善搢紳士子並奏該通創興宏模自我作古因心既展情禮獲伸永言宗祀良深感慰宜

命有司及時起作務從折中稱朕意焉於是大赦天下改元為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明年三月又具規製廣狹下詔曰合宮聽朔闡皇軒之茂範靈府通和敷帝勛之景化殷人陽館青珪備禮姬氏玄堂彤瑋合獻雖運殊驪翰時變質文至於立天中建皇極軌物施敎其歸一揆考圖汶上僅存公玉之儀度室圭躔才紀中元之製屬炎精墜駕璿宮毀斎四海淪於沸鼎九土陷於塗原高祖大武皇帝杖鉞唐郊收鈐雍野納祥符於蒼水

受靈命於丕山飛沈泳沫動植游源太宗文皇帝盟津
光誓協降火而登壇豐谷斷蚍應屯雲而鞠旅封金岱
嶺昭累聖之鴻勳勒石九都成文考之先志固可以作
化明堂顯庸太室傍羅八柱周建四門木工不琢土事
無文豐約折衷經始勿亟闕文斯備大禮聿修其明堂
院每面三百六十步當中置堂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
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總成三百六十故方三
百六十步當中置堂處二儀之中定三才之本構茲一

宇臨此萬方自降院每面三門同為一宇徘徊五間按尚書一朞有四時故四面各一所開門每時有三月故每一所開三門一朞十有二月故周廻總十二門所以面别一門應兹四序既一時而統三月故於一舍而置三門又周易三為陽數二為陰數合而為五所以每門舍五間院四隅各置重樓其四墉各依本方色按淮南子地有四維故四樓又按月令水火金木土五方各異色故其墻各依本方之色基八面象八方按周禮黄琮

禮地鄭玄注琮者八方之玉以象地形故以祀地則知地形八方又按漢書武帝立八觚壇以祀地登地之壇形象地故令為八方之基以象地形基高一丈二尺徑二百八十尺按漢書陽為六律陰為六呂陽與陰合故高一丈二尺又按周易三為陽數八為陰數三八相乘得二百四十丈按漢書九會之數有四十合為二百八十所以基徑二百八十尺故以交通天地之和錯綜陰陽之數以明陽不獨運資陰和以助成陰不孤行待陽

唱而方應陰陽兩順天地咸亨則百寶斯興九疇攸叙基每面三階周廻十二階每階為二十五級按漢書天有三階故每面三階地有十二辰故周廻十二階又按文子從凡至聖有二十五等故每階二十五級所以應符星而設階法台耀以疏陛上擬霄漢之儀下則地辰之數又列玆重級用凖聖凡象皇極之高居俯庶類而臨耀基之上為一堂其宇上圓按道德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又曰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按漢書太極元氣函三為一又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置一堂以象元氣并取四海為家之義又按周禮蒼璧禮天鄭玄注璧圓以象天故為宇上圓堂每面九間各廣一丈九尺按尚書地有九州故立九間又按周易陰數十故間别一丈九尺所以規模厚地準則陰陽法二氣以通基置九州扵一宇堂周廻十二門每門髙一丈七尺濶一丈三尺按禮記一歲有十二月所以置十二門又按周易陰數十陽數七故

高一丈七尺又曰陽數五隂數八故濶一丈三尺所以調兹玉燭應彼金輝叶二氣以循環逐四序而迎節堂周廻二十四窻高一丈三尺濶一丈一尺二十三𣔻二十四明按史記天有二十四氣故置二十四窻又按書一年十二月并象閏故高一丈三尺又按周易天數一地數十故濶一丈一尺又天數九地數十并四時成二十三故二十三𣔻又按周易八純卦之本體合二十四爻故有二十四明列牖疏象風候氣逺周天地之數曲

準陰陽之和堂心八柱各長五十五尺按河圖八柱承
天故置八柱又按周易大衍之數五十有五故長五十
五尺聳兹八柱承彼九閒數該大衍之規形符立極之
制且柱為陰數天實陽元柱以陰氣上昇天以陽和下
降固陰陽之交泰乃天地之相承堂心之外置四柱為
四輔按漢書天有四輔星故置四柱以象四星内以八
柱承天外象四輔明化上交下泰表裏相成叶台耀以
分輝契編珠而拱極八柱四輔外第一重二十柱按周

易天數五地數十并五行之數合而為二十故置二十柱體二儀而立數叶五位以裁規式符立極之功允應剛柔之道八柱四輔外第二重二十八柱按史記天有二十八宿故有二十八柱所以仰則乾圖上符景宿考編珠而紀度覯列宿以迎時八柱四輔外第三重三十二柱按漢書有八節八政八風八音四八三十二柱調風御節萬物資以化成布政流音九區仰而貽則外面周廻三十六柱按漢書一朞三十六旬故法之以置三

十六柱所以象歲時而致用順寒暑以通璇璣之度無愆玉歷之期永契八柱之外修短總有三等按周易天地人為三才故置柱長短三等所以擬三才以定位高下相形體萬物以資生長短兼運八柱之外都合一百二十柱按禮記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合為一百二十是以置一百二十柱分職設官翊化資於多士開物成務構厦藉於羣材其上檻周廻二百四柱按周易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又漢書九會

之數有六十故置二百四十柱所以採坤策之玄妙法甲乙之精微環廻契辰象之規結構凖陰陽之數又基以象地故叶策於坤元柱各依方復規模於甲子重楣二百一十六條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故置二百一十六條所以規模易象擬法乾元應大衍之深玄叶神策之至數大小節及拱總六千三百四十五按漢書會月之數六千三百四十五故置六千三百四十五枚所以遠採三統之文傍符會月之數契金儀而調節偶

璇曆以和時重幹四百八十九枚按漢書章月二百三十五閏月周廻二百五十四總成四百八十九故置四百八十九枚所以法履端之與義象舉正之芳猷規模歷象發明章閏下柳七十二枚按易緯有七十二候故置七十二枚所以式模芳節取規貞候契至和於昌歷偶神數於休期上柳八十四枚按漢書九會之數有七十又按莊子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司馬彪注天地四方為六合總成八十四故置八十四枚所以模範二

儀包羅六合準會陰陽之數周通氣候之源枅六十枚按漢書推太歲之法有六十故置六十枚所以兼該歷數包括陰陽探甲乙之深微窮辰子之玄與連栱三百六十枚按周易當朞之日三百有六十故置三百六十枚所以叶周天之度準當期之日順平分而成歲應晷運以循環小梁六十枚按漢書有六十甲子故置六十枚構此虹梁遐規鳳歷傍竦四宇之製遥符六甲之源棒二百二十八枚按漢書章中二百二十八故置二百

二十八枚所以應長歷之規象中月之度廣綜陰陽之數傍通寒暑之和方衡一十五重按尚書五行生數一十有五故置十五重結棟分間法五行而演秘疏楹疊構叶生數以成規南北大梁二根按周易太極生兩儀故置二大梁軌範乾坤模擬天地象玄黄之合德表覆載以生成陽馬三十六道按易緯有三十六節故置三十六道所以顯兹嘉節契此貞辰分六氣以變陰陽環四象而調風雨椽二千九百九十根按漢書月法二千

三百九十二通法五百九十八共成二千九百九十所以偶推步之規合通法之數是知疏椽構宇則大壯之架斯隆積月成年則會歷之規無爽大梠兩重重別三十六條總七十二按淮南子太平之時五日一風一年有七十二風故置七十二條所以通規瑞歷叶數祥風遥符淳俗之源遠則休徵之契飛檐椽九百二十九枚按漢書從子至午其數九百二十九枚所以採辰象之宏模法周天之至數且午為陰木子實陽源子午分時

則生成之道自著陰陽合德則覆載之義玆隆堂檐徑二百八十八尺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六易緯云年有七十二候合為二百八十八故徑二百八十八尺所以仰叶乾策遠承貞候順和氣而調序擬圓蓋以照臨堂上棟去基上面九十尺按周易天數九地數十以九乘十數當九十故去基上面九十尺所以上法圓清下儀方載契陰陽之至數叶交泰之貞符又以玆天九乘於地十象陽唱而陰和法乾施而坤成檐去地五十五

尺按周易大衍之數五十有五故去地五十五尺所以擬大易之嘉數通惟神之至賾道合萬象理貫三才上以清陽玉葉覆之按淮南子清陽為天合以清陽之色詔下之後猶羣議未決終高宗之世未能創立則天臨朝儒者屢上言請創明堂則天以高宗遺意乃與北門學者議其制不聽羣言垂拱三年春毀東都之乾元殿就其地創之四年正月五日明堂成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層下層象四時各隨方色

中層法十二辰圓蓋蓋上盤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圓蓋亭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栭櫨撐梠藉以為本亘之以鐵索蓋為鸑鷟黃金飾之勢若飛翥刻木為瓦夾紵漆之明堂之下施鐵渠以為辟雍之象號萬象神宮因改河南縣為合宮縣詔曰黃軒御歷朝萬方於合宮丹陵握符咨四岳於衢室有虞輯瑞總章之號既存大禹錫珪重屋之名攸建殷人受命置陽館以辨方周室凝圖立明堂以經野用能範圍三極幽贊五神

展尊祖之懷申宗祀之典爰從漢魏迨及周隋經始之制雖興修廣之規未備朕以庸昧虔膺厚託受寄於綴衣之夕荷顧於仍几之前伏以高宗往年已屬意於陽館故京輔之縣預紀明堂之名改元之期先著總章之號朕於乾封之際已奉表上塵雖簡宸心未遑營構今以鼎郊勝壤圭邑奥區處天地之中順陰陽之序舟車是湊貢賦攸均爰藉子來之功式遵奉先之旨夫明堂者天子宗祀之堂朝諸侯之位也開乾坤之奥策法氣

象之運行故能使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眷言盛烈豈不美歟比者鴻儒禮官所執各異咸以為明堂者置之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在國陽明之地今既俯邇宫掖恐黷靈祇誠乃布政之居未為宗祀之所朕乃為丙巳之地去宫室遥遠每月所居因時饗祭常備文物動有煩勞在於朕懷殊非所謂今故裁基紫掖闢宇彤闈經始肇興成之匪日但敬事天地神明之德乃彰尊祀祖宗嚴恭之志方展若使惟云布政負扆臨人則茅宇土階取

適而已豈必勞百姓之力制九筵而御哉誠以獲執蘋蘩虔奉宗廟故也時既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適於事今以上堂為嚴配之所下堂為布政之居光敷禮訓式展誠敬來年正月一日可於明堂宗祀三聖以配上帝宜令禮官博士學士内外明禮者詳定儀禮務從典要速以奏聞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親享明堂大赦改元其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頒九條以訓于百官文多不載翌日又御明堂饗羣臣賜縑纁有差自明堂成後

縱東都婦人及諸州父老入觀兼賜酒食久之乃止吐蕃及諸夷以明堂成亦各遣使來賀載初元年冬正月庚辰朔日南至復親饗明堂大赦改元用周正翼日布政于羣后其年二月則天又御明堂大開三教内史邢文偉講孝經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以次論議日昃乃罷天授二年正月乙酉日南至親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從祀並於壇位次第布席以祀之於是春官郎中韋叔夏奏曰謹按明堂大享

惟祀五帝故月令云是月也大享帝則禮典所云大享不問卜鄭玄注云謂徧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是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據此諸文明堂正禮唯祀五帝配以宗祖及五帝五官神等自外餘神並不合預伏惟陛下追遠情深崇禋志切於明堂享祀加昊天上帝皇地祇重之以先后配享此乃補前王之闕典弘嚴配之虔誠往以神都郊壇未建乃於明

堂之下廣祭衆神蓋義出權時非不刊之禮也謹按禮經其内官中官五岳四瀆諸神並合從祀於二至明堂總奠事乃不經然則宗祀配天之親雜與小神同薦於嚴敬之道理有不安望請每歲元日惟祀天地大神配以帝后其五岳以下請依禮於冬夏二至從方丘圓丘庶不煩黷從之時則天又於明堂後造天堂以安佛像高百餘尺始起建構為大風振倒俄又重營其功未畢證聖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曙二堂並

盡尋時又無雲而雷起自西北則天欲責躬避正殿宰
相姚璹曰此實人火非是天災至如成周宣榭卜代逾
長漢武建章盛德彌永今明堂是布政之所非宗祀也
則天乃御端門觀酺宴下詔令文武九品已上各上封
事極言無有所隱左拾遺劉承慶上疏曰臣聞自古帝
王皆有美惡休祥所以昭其德災變所以知其咎天道
之常理王者之常事然則休祥屢臻不可矜功而自滿
災變奄降不可輕忽而靡驚故殷宗以桑穀生朝懷懼

而自省妖不勝德遂立中興之功辛紂以省生大鳥恃福而自盈祥不勝驕終致傾亡之禍故知災變之生將以覺悟明主扶持大業使盛而不衰理須祗畏神心警懼天誡飭身正事業業兢兢則凶往而吉來轉禍而為福昔殷湯禱身而降雨成王省事以反風宋公憂熒惑之災而應三舍之壽高宗懲雊鼎之異而享百年之福此其類也自陛下承天理物至道事神美瑞嘉祥洊臻狎委非臣所能盡述日者變生人火損及神宮驚惕聖

心震動黎庶臣謹按左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火因人而興故指火體而為稱天火不知何起直以所災言之其名雖殊為害不別又漢書五行志曰火失性則自上而降及濫焱妄起所謂人火其來雖異為患實同王者舉措營為必關幽顯幽為天道顯為人事幽顯迹通天人理合今工匠宿藏其火本無放燎之心明堂教化之宫復非延火之所孽煨潛扇倏忽成災雖則因人亦關神理臣愚以為火發既先從麻主後及總章意將

所營佛舍恐勞而無益但崇其教即是津梁何假紺宮方存汲引既辟在明堂之後又前逼牲牢之筵蕪以厥構崇大功多難畢立像弘法本擬利益黎元傷財役人却且煩勞家國承前大風摧木天誡已顯今者毒燄冥熾人孽復彰聖人動作必假天人之助一興工役二者俱違厥應昭然殆將緣此臣以為明堂是正陽之位至尊所居展禮班常崇化立政玉帛朝會神靈依憑營之可曰大功損之實非輕事既失嚴禋之所復傷孝理之

情陛下昨降明制猶申寅畏之旨羣僚理合兢畏震悚勉力司存豈合承恩耽樂安然酺宴又下人感荷聖德覩變憯惶神體克寧豈非深悦但以火氣初止尚多驚懼餘憂未息遽以歡事過之臣恐憂喜相爭傷於情理故傳曰可憂而為樂取憂之道又古者有火祭四墉四墉積陰之氣祈之以禳火災火陽之氣歡樂陽事火氣方勝不可復興陽事臣聞災變之興至聖不免聿修其德來患可禳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史張鼎以

為今既火流王屋彌顯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逄敏奏稱
當彌勒初成佛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斯
實諂妄之邪言實非君臣之正論晦昧王化無益萬機
夫天道雖高其察彌近神心雖寂其聽彌聰交際皇王
事均影響今大風烈火譴告相仍實天人丁寧匡諭聖
主使鴻基益固天祿永終之意也伏願陛下乾乾在慮
翼翼為懷若涉巨川如承大祭審其致災之理詳其降
眚之由無費天人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

祿靡窮幸甚幸甚則天彛令依舊規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廣三百尺上施實鳳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圜遶施鐵渠以為辟雍之象天冊萬歲二年三月重造明堂成號為通天宮四月朔日又行親享之禮大赦改元為萬歲通天翼日則天御通天宮之端扆殿命有司讀時令布政于羣后其年鑄銅為九州鼎既成置於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興雍州鼎名長安

兖州名曰觀青州名少陽徐州名東源揚州名江都荆州名江陵梁州名成都其八州鼎髙一丈四尺各受一千二百石司農卿宗晉卿為九鼎使都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圖寫本州山川物産之像仍令工書人著作郎賈膺福殿中丞薛昌容鳳閣主事李元振司農錄事鍾紹宗等分題之左尚方署令曹元廓圖畫之鼎成自玄武門來曳入令宰相諸王南北衙宿衛兵十餘萬人并仗内大牛白象共曳之則天自為曳鼎歌

令相唱和其時又造大儀鐘斂天下三品金竟不成九鼎初成欲以黄金千両塗之納言姚璹曰鼎者神器貴於質朴無假別為浮飾臣觀其狀光有五彩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為之炫燿乃止其年九月又大享於通天宫以契丹破滅九鼎初成大赦改元為神功聖歴元年正月又親享及受朝賀尋制每月一日於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士壁閭仁諝奏議曰謹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惟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

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國都鄙干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吉朔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首元日於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下諸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則聽朔之禮畢而合于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玄注玉藻聽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用按月令云其帝太昊其神勾芒者謂宣布時令告示下人其

令詞云其帝其神耳所以為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每月朔日以配帝而發告之其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又鄭注論語禮云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是諸侯之禮明矣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按鄭所謂告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於人列在祀典無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謹

檢禮記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為代無明堂故無其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即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享祭何為告朔獨闕其文若以君有明堂即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經典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歷觀今古博考載籍既無其禮不可習非望請停每月一日告朔之祭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

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義也鳳閣侍郎王方慶又奏議曰謹按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盖所以順天氣統萬物動法於兩儀德被於四海者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姬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雖有五名而以明堂為主漢代達學通儒咸以明堂太廟為一漢左中郎將蔡邕立議亦以為然取其正室則謂之太室取其向陽則

謂之明堂取其建學則謂之太學取其圜水則謂之辟
雍異名而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於
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
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
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
亂不作災害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
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
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今禮官

議稱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謹按春秋文公六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曰閏附月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傳云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禮記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並是天子閏月而行告

朔之事也禮官又稱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國都鄙干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聽朔之禮畢而合于周禮玉藻之文矣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無王者告朔之事者臣謹按玉藻云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云朝日春分之時也

東門皆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帝而聽朔焉卒事反宿於路寢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謂今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及布政自是古禮孟春上辛受十二月之政班於明堂其義昭然猶未行也即如禮官所言遂闕其事臣又按禮記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即是每月告朔之事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

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立議王惟歲首一
入耳與先儒既異臣不敢同鄭玄云凡聽朔告其帝臣
愚以為告朔之日則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
夏則赤熛怒秋則白招拒冬則叶光紀季月則含樞紐
也並以始祖而配之焉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
而享祭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欲去其
羊孔子以羊存猶可識其禮羊亡其禮遂廢故云爾愛
其羊我愛其禮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其制

遂闕漢武帝封禪始造明堂於太山既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漢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乃建明堂辟雍馬帝祫祭於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戸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末喪亂尚傳其禮爰至後漢祀典仍存明帝永平二年郊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移載籍湮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於晉末戎馬生郊禮樂衣冠掃地總盡元帝過江是稱狼

禎禮樂制度南遷蓋寡彛典殘鈌無復舊章軍國所資
臨事議之既闕明堂寧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
以為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
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大業中煬帝命學士
撰江都集禮只抄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
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其文遂闕各有由緒不
足依據今禮官引為明證在臣誠實有疑陛下肇建明
堂聿遵古典告朔之禮猶闕舊章欽若稽古應須補葺

若每月聽政於明堂事亦煩數孟月視朔恐不可廢上
又命奉常廣集衆儒取方慶仁諝所奏議定得失當時
大儒成均博士吳揚吾太學博士郭山惲曰臣等謹按
周禮禮記及三傳皆有天子告朔之禮夫天子頒告朔
於諸侯秦政焚滅詩書由是告朔禮廢今明堂肇建總
章新立紹百王之絶軌樹萬代之鴻規上以嚴配祖宗
下以敬授人時使人知禮樂道適中和災害不生禍亂
不作今若因循頒朔每月依行禮貴隨時事須沿革望

依王方慶議用四時孟月日及季夏於明堂修復告朔之禮以頒天下其帝及神亦請依方慶用鄭玄義告五時帝於明堂上則嚴配之道通於神明至孝之德光於四海制從之長安四年始制元日明堂受朝停讀時令中宗即位神龍元年九月親享明堂合祭天地以高宗配禮畢曲赦京師明年駕入京於季秋大享復就圜丘行事迄於睿宗之世開元二年八月太子賓客薛讜光獻九鼎銘其蔡州鼎銘天后御撰曰羲農首出軒昊膺

期唐虞繼踵湯禹乘時天地光宅域中雍熙上天降鑒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奏曰聖人啓運休兆必彰請宣付史館從之五年正月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太常少卿王仁忠博士馮宗陳貞節等議以武氏所造明堂有乖典制奏議曰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自天垂象聖人則之蔦柱茅簷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丙巳之地者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宫乎故仰叶俯從正名定位人

神不雜各司其序則嘉應響至保合太和昔漢氏承秦經籍道息旁求湮墜詳究難明孝武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創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之地常取丙巳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宗天皇大帝纂承平之運崇朴素之風四夷來賓九有咸乂永徽三年詔禮官學士

議明堂制度羣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止者何也非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遥禮經且紊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則天太后總禁闈之政藉軒臺之威屬皇室中圮之期躡和熹從權之制以為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亭午之地實先聖聽斷之宫表順端闈儲精營室爰從朝享未始臨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為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

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遺趾興重閣層樓之業煙熖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誡熄甫爾遽加修復況乎地殊丙巳未荅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昧彝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不鏤土不文今體式乖宜違經紊禮雕鐫所及窮侈極麗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塏事資虔敬密邇宮掖何以祈天人神雜擾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況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

便殿之中職司其憂豈容沉默當須審斆歴之計擇煩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隨宜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宁無偏人識其舊矣詔令所司詳議奏聞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奏議咸以此堂所置實乖典制多請改削依舊造乾元殿乃下詔曰古之操皇綱執大象者何嘗不上稽天道下順人極或變通以隨時爰損益以成務且衢室創制度堂以筵用之以禮神是光孝享用之以布政盖稱視朔先王所以厚人倫

感天地者也少陽有位上帝斯歆此則神貴於不黷禮殷於至敬今之明堂俯鄰宮掖比之嚴祀有異肅恭苟非憲章將何軌物由是禮官博士公卿大夫廣參羣議欽若前古宜存露寢之式用罷辟雍之號可改為乾元殿每臨御宜依正殿禮自是駕在東都常以元日冬至於乾元受朝賀季秋大享祀依舊於圓丘行事十年復題乾元殿為明堂而不行享祀之禮二十五年駕在西京詔將作大匠康䛒素往東都毀之䛒素以毀拆勞人

乃奏請且拆上層畢於舊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樓樓上有八龍騰身捧火珠又小於舊制圓五尺覆以真瓦取其永逸依舊爲乾元殿

舊唐書卷二十二

舊唐書卷二十二考證

禮儀志二春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沈炳震曰春秋

杜氏通典作季秋宜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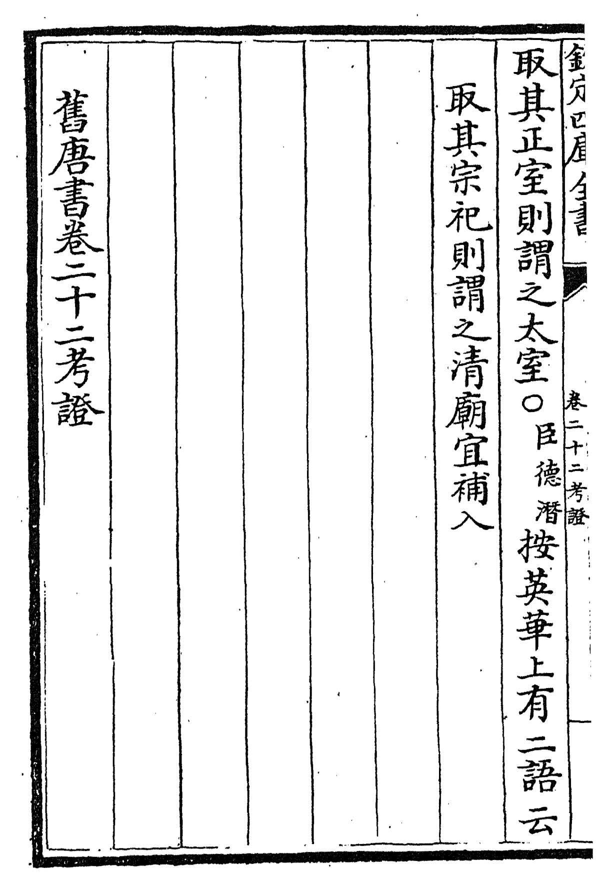
四時迎氣之祀則各於其方之正○正通典作室

按周易天數五并五行之數合而為二十○沈炳震曰

天數五下闕地數十三字據通典補入

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沈炳震曰下各

州鼎皆有名而蔡州獨闕通典蔡州鼎名永昌



取其正室則謂之太室○臣德潛按英華上有二語云

取其宗祀則謂之清廟宜補入

舊唐書卷二十二考證

舊唐書卷二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志第三

禮儀三

封禪之禮自漢光武之後曠世不修隋開皇十四年晉王廣率百官抗表固請封禪文帝令牛弘辛彦之許善心等創定儀注至十五年行幸兖州遂於太山之下為

壇設祭如南郊之禮竟不升山而還貞觀六年平突厥年穀屢登羣臣上言請封泰山太宗曰議者以封禪爲大典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比德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修封禪之儀亦何異於桀紂昔秦始皇自謂德洽天心自稱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帝竟不登封而躬行儉約刑措不用今皆稱始皇爲暴虐之主漢文爲有德之君以此而言無假封禪禮云至敬不壇掃地而祭足表至誠

何必遠登高山封數尺之土也侍中王珪對曰陛下發德音明封禪本末非愚臣之所及秘書監魏徵曰隋末大亂黎民遇陛下始有生望養之則至仁勞之則未可升中之禮須備千乘萬騎供帳之費動役數州戶口蕭條何以能給太宗深嘉徵言而中外章表不已上問禮官兩漢封山儀注因遣中書侍郎杜正倫行太山上七十二帝壇迹是年兩河水潦其事乃寢至十一年羣臣復勸封山始議其禮於是國子博士劉伯莊睦州刺史

徐令言等各上封祀之事互設疑議所見不同多言新禮中封禪儀注簡畧未周太宗勅秘書少監顔師古諫議大夫朱子奢等與四方名儒博物之士參議得失議者數十家遞相駮難紛紜久不決於是左僕射房玄齡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道博採衆議堪行用而與舊禮不同者奏之其議昊天上帝壇曰將封先祭義在告神且備謁敬之儀方展慶成之禮固當於壇下阯預申齊潔贊饗已畢然後登封既表重慎之深兼示行事有漸

今請祭於泰山下設壇以祀上帝以景皇帝配享壇長一十二丈高一丈二尺又議制玉牒曰金玉重寶質性貞堅宗祀郊禋皆充器幣豈嫌華美實貴精確况乎三神壯觀萬代鴻名禮極殷崇事資藻縟玉牒玉檢式韞靈奇傳之無窮永存不朽今請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各五寸玉檢厚二寸長短濶一如玉牒其印齒請隨璽大小仍纒以金繩五周又議玉策曰封禪之祭嚴配作主皆奠玉策肅奉虔誠今玉策四枚各長一尺三寸廣

一寸五分厚五分每策五簡俱以金編其一奠上帝一奠太祖座一奠皇地祇一奠高祖座又議金匱曰登配之策盛以金匱歸格藝祖之廟室今請長短令容玉策高廣各六寸形制如今之表函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璽又議方石再累曰舊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猶盛書篋笥所以或呼石篋今請方石三枚以為再累其十枚石檢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璽又議泰山上圜壇曰四出開道壇塲通義南

面入升於事爲允今請介丘上圓壇廣五丈高九尺用五色土加之四面各設一階御位在壇南升自南階而就上封玉牒又議圓丘上土封曰凡言封者皆是積土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社立號謂之封禪厥義可知今請於圜壇之上安置方石璽緘既畢加土築以爲封高一丈二尺而廣二丈以五色土益封玉牒藏於其內祀禪之土其封制亦同此又議玉璽曰謹詳前載方石緘封玉檢金泥必資印璽以爲秘固今請依令用受命璽

以封石檢其玉檢既與石檢大小不同請更造璽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璽以封玉牒石檢形制依漢建武故事又議立碑曰勒石紀號顯揚功業登封降禪肆覲之壇立碑紀之又議設告至壇曰既至山下禮行告至柴于東方上帝望秩遍禮羣神今請其壇方八十一尺高三尺陛仍四出其禪方壇及餘儀請從今禮仍請式柴祭望秩同時行事又議廢石𨵻及大小距石曰距石之設意取牢固本資實用豈云雕飾既積土厚封足

令與天長地久其小距環壇石闕廻建事非經誥無益禮義煩而非要請從減省太宗從其議令附之於禮十五年下詔將有事於泰山復令公卿諸儒詳定儀注太常卿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為封禪使叅考其議時論者又執異見顔師古上書申明前議太宗覽其奏多依師古所陳為定車駕至洛陽宮會有彗星之變乃下詔罷其事高宗即位公卿數請封禪則天既立為皇后又密贊之麟德二年二月車駕發京東巡狩詔禮官博

士撰定封禪儀注有司於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先是有司齊戒於前祀七日平旦太尉誓百官於行從中臺云來月一日封祀二日登封泰山三日禪社首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上齋於行宫四日致齋三日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事羣官諸方客使各本司公館清齋一宿前祀一日諸衛令其屬未後一刻設黄麾半仗於外壝之外與樂工人俱清齋一宿有司於太嶽南四里為圓壇三成十二階如圓丘之制壇上飾以青四

面各依方色并造燎壇及壝三重又造玉策三枚皆以金繩連編玉簡為之每簡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填金為字又為玉匱一以藏正座玉策長一尺三寸并玉檢方五寸當繩處刻為五道當封璽處刻深二分方一寸二分又為金匱二以藏配座玉策制度如玉匱又為黄金繩以纒玉匱各五周為金泥玉匱金匱為玉璽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璽封玉匱金匱又為石感玉匱用方石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刻方石

中令容玉匱礛旁施檢處皆刻深三寸三分濶一尺當繩處皆刻深三分濶一寸五分為石檢十枚以檢石礛皆長三尺濶一尺厚七寸皆刻為印齒三道深四寸當封璽處方五寸當通繩處濶一寸五分皆有小石蓋制與檢刻處相應以檢擫封泥其檢立於礛旁南方北方各三東方西方各二去礛隅皆七寸又為金繩以纏石礛各五周徑三分為石泥以泥石礛其泥末石和方色土為之為距石十二枚分距礛隅皆再累各濶二尺長

一丈斜刻其首令與䃞隅相應泰山之上設登封之壇上徑五丈高九尺四出陛壇上飾以青四面依方色一壝隨地之宜其玉牒玉匱石䃞石檢距石皆如封祀之制又為降壇於社首山上方壇八隅一成八陛如方丘之制壇上飾以黃四面依方色三壝隨地之宜其玉策玉匱石䃞石檢距石等亦同封祀之制至其年十二月車駕至山下及有司進奏儀注封祀以高祖太宗同配禪社首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同配皆以公卿充亞獻

終獻之禮於是皇后抗表曰伏尋登封之禮遠邁古先而降禪之儀竊為未允其祭地祇之日以太后昭配至於行事皆以公卿以妾愚誠恐未周備何者乾坤定位剛柔之義已殊經義載陳中外之儀斯別瑶壇作配既合於方祇玉豆薦芳實歸於内職況推尊先后親饗瓊筵豈有外命宰臣内參禋祭詳於至理有紊徽章但禮節之源雖興於昔典而升降之制尚缺於遥圖且往代封嶽雖云顯號或因時省俗意在尋仙或以情覬名事

深爲己豈如化被乎四表推美於神宗道冠乎二儀歸功於先德寧可仍遵舊軌靡創彝章妾謬處椒闈叨居蘭掖但以職惟中饋道屬於烝嘗義切奉先理光於蘋藻罔極之思載結於因心祗肅之懷實深於明祀但妾早乖定省已闕侍於晨昏今屬崇禋豈敢安於帷帟是故馳情夕寢睠嬴里而翹魂疊慮宵興仰梁郊而徘念伏望展禮之日總率六宮内外命婦以親奉奠蕆申如在之敬式展虔拜之儀積此微誠已淹氣序既屬鑾輿

將警奠璧非賒輒効丹心庶禆大禮冀聖朝垂則永播於芳規螢燭末光增輝於日月於是祭地祇梁甫皆以皇后為亞獻諸王大妃為終獻丙辰前羅舍府果毅李敬貞論封禪須明水實樽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高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數石王充論衡云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相去甚遠而火至水來者氣感之驗也漢書儀云八月飲酎車駕夕牲以鑑諸取水於月以

陽燧取火於日周禮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鄭玄注云鑑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準鄭此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爲之今司宰有陽燧形如圓鏡以取明火陰鑑形如方鏡以取明水但比年祠祭皆用陽燧取火應時得以陰鑑取水未有得者嘗用井水替明水之處奉勅令禮司研究敬貞因說先儒是非言及明水乃云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陽燧法鄭玄錯解以爲陰鑑之制依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諸引淮南子

等書用大蛤也又稱敬貞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敬貞所陳檢有故實又稱先經試驗確執望請差敬貞自取蚌蛤便赴太山與所司對試是日制曰古今典制文質不同至於制度隨世代沿革唯祀天地獨不改張斯乃自處於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禪即用玉牒金繩器物之間復有瓦罇秸席一時行禮文質頓乖駁而不倫深爲未愜其封祀降禪所設上帝后土位先設藁秸瓦甒瓢杯等物

並宜改用裀褥罍爵每事從文其諸郊祀亦宜準此於是昊天上帝之座褥以蒼皇地祇褥以黄配帝及后褥以紫五方上帝及大明夜明席皆以方色内官已下席皆以莞三年正月帝親享昊天上帝于山下封祀之壇如圓丘之儀祭訖親封玉策置石𥖁聚五色土封之圓徑一丈二尺高九尺其日帝率侍臣已下升泰山翌日就山上登封之壇封玉策訖復還山下之齋宫其明日親祀皇地祇於社首山上降禪之壇如方丘之儀皇后

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翌日上御朝覲壇以朝羣臣如元日之儀禮畢讌文武百寮大赦改元初上親享于降禪之壇行初獻之禮畢執事者皆趨而下宦者執帷皇后率六宫以升行禮帷帟皆以錦繡為之百寮在位瞻望或竊議焉於是詔立登封降禪朝覲之碑各於壇所又詔名封祀壇為舞鶴臺介丘壇為萬歲臺降禪壇為景雲臺以紀當時所見之瑞焉高宗既封泰山之後又欲遍封五岳至永淳元年於洛州嵩山之南置

崇陽縣其年七月勅其所造奉天宫二年正月駕幸奉天宫至七月下詔將以其年十一月封禪於嵩岳詔國子司業李行偉考工貟外郎賈大隱太常博士韋叔夏裴守貞輔抱素等詳定儀注於是議立封祀壇如圓丘之制上飾以玄四面依方色爲圓壇三成高二丈四尺每等高六尺壇上徑一十六步三等各濶四步設十二陛陛皆上濶八尺下濶一丈四尺爲三重壝距外壝三十步内壝距五十步燎壇在壇東南外壝之内高三尺

方一丈五尺南出陛登封壇圓徑五丈高九尺四出陛為一壝飾以五色凖封祀禪祭壇上飾以金四面依方色為八角方壇再成高一丈二尺每等高四尺壇上方十六步每等廣四步設八陛其上壇陛皆廣八尺中等陛皆廣一丈下等陛皆廣一丈二尺為三重壝之大小凖封祀為埋掐在壇之未地外壝之內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朝覲壇於行宫之前為壇宫方三分壝二在南壇方二十四丈高九尺南面兩陛餘三面各一陛封祀

登封五色土封石礠爲圓封上徑一丈二尺下徑三丈高九尺禪祭五色土封爲八角方封大小凖封祀制度所用尺寸凖歷東封並用古尺諸壇並築土爲之禮無用石之文並度影以定方位登封降禪四出陛各當四方之中陛各上廣七尺下廣一丈二尺封祀玊帛料有蒼璧四圭有邸圭璧禪祭有黄琮兩圭有邸無圭璧又定登封降禪朝覲等日凖禮冬至祭天於圓丘其封祀請用十二日凖東封祀故事十二日登封十三日禪祭

十四日朝覲若有故須改登封已下期日在禮無妨又
輦輿料云封祀登封皇帝出乘玉輅還乘金輅皇太子
往還金輅禪祭皇帝太子如封祀又衣服料云東封祠
祭日天皇服衮冕近奉制依貞觀禮服大裘又云衮冕
服一具齋服之通天冠服一具迴服之翼善冠服一具
馬上服之皇太子衮冕服又齋則服逺遊冠受朝則公
服逺遊冠服馬上則進德冠服當時又令詳求射牛之
禮行偉守貞等議曰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

射其牲漢武唯封太山令侍中謁者射牛行事至於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舂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據封禪祀曰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鑾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鑾駕至時宰牲總畢天皇唯奠玉酌獻而已今若祀前一日射牲事即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即非親射之儀事不可行詔從之尋屬高宗不豫遂罷封禪之禮則天垂拱四年將有事於嵩山先遣使致祭以祈福助下制號嵩山為神岳尊嵩山神為

天中王夫人爲靈妃嵩山舊有夏啓及啓母少室阿姨神廟咸令預祈祭至天册萬嵗元年臘月甲申親行登封之禮禮畢便大赦改元萬嵗登封改嵩陽縣爲登封縣陽城縣爲告成縣粤三日丁亥禪于少室山又二日已丑御朝覲壇朝羣臣咸如乾封之儀則天以封禪日爲嵩岳神祇所祐遂尊神岳天中王爲神岳天中皇帝靈妃爲天中皇后夏后啓爲齊聖皇帝封啓母神爲玉京太后少室阿姨神爲金闕夫人王子晉爲昇仙太子

別爲立廟登封壇南有槲樹大赦日於其杪置金雞樹則天自製昇中述志碑樹於壇之丙地玄宗開元十二年文武百寮朝集使皇親及四方文學之士皆以理化昇平時穀屢稔上書請修封禪之禮并獻賦頌者前後千有餘篇玄宗謙冲不許中書令張説又累日固請乃下制曰自古受命而王者曷嘗不封泰山禪梁父答厚德告成功三代之前罔不由此越自魏晉以迄周隋帝典闕而大道隱王綱弛而舊章缺千載寂寥封崇莫嗣

物極而復天祚我唐武文二后應圖受籙洎于高宗重光累盛承至理登介丘懐百神震六合紹殷周之統接虞夏之風中宗弘懿鑠之休睿宗沭粹精之道巍巍蕩蕩無得而稱者也朕昔戡多難稟略先朝虔奉慈旨嗣膺丕業是用創九廟以申孝敬禮二郊以展嚴禋寳粟於水火捐珠玉於山谷兢兢業業非敢追美前王日慎一日實以奉遵遺訓至於廵狩大典封禪鴻名顧惟寡薄未遑時邁十四載于兹矣今百穀有年五材無眚

刑罰不用禮義興行和氣氤氲淳風澹泊蠻夷戎狄殊方異類重譯而至者日月於闕廷竒獸神禽甘露嘉醴窮祥極瑞朝夕於禁籞王公卿士罄乃誠於中鴻生碩儒獻其書於外莫不以神祇合契億兆同心斯皆烈祖聖考垂裕餘慶故朕頼宗廟之介福敢以眇身顓其克讓是以敬奉羣議弘此大猷以光我髙祖之丕圖以紹我髙祖之鴻烈永言陟配追感載深可以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式遵故實有事太山所司與公卿諸儒詳

擇典禮預爲備具勿廣勞人務存節約以稱朕意於是詔中書令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縚秘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等與禮官於集賢書院刋撰儀注玄宗初以靈山好靜不欲喧繁與宰臣及侍講學士對議用山下封祀之儀於是張說謂徐堅韋縚等曰乾封舊儀禪社首享皇地祇以先后配饗王者父天而母地當今皇母位亦當往帝之母也子配母饗亦有何嫌而以皇后配地祇非古之制也天監孔明福善

如響乾封之禮文德皇后配皇地祇天后爲亞獻越國太妃爲終獻宫闈接神有乖舊典上玄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圮公族誅滅皆由此也景龍之季有事圓丘韋氏爲亞獻皆以婦人升壇執籩豆渫黷穹蒼享祀不潔未及踰年國有内難終獻皆受其咎掌座齋郎及女人執祭者多亦夭卒今主上尊天敬神事資革正斯禮以睿宗大聖貞皇帝配皇地祇侑神作主乃定議奏聞上從之舊禮郊祀既畢收取玉帛牲體置於柴

上然後燔於燎壇之上其壇於神壇之左顯慶中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因脩改舊禮乃奏曰謹按祭祀之禮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祭地則瘞血宗廟則焫蕭灌鬯皆貴氣臭同以降神禮經明白義釋甚詳委柴在祭神之初理無所惑是以三禮義宗等並云祭天以燔柴為始然後行正祭祭地以瘞血為先然後行正祭又禮論說太常賀循上言積柴舊在壇南燎祭天之牲用犢左胖漢儀用頭今郊用脅之九个太宰令奉牲脅太祝令奉

圭璧俱奠燎薪之上此即晉氏故事亦無祭天之文既云漢儀用牲頭頭非神俎之物且祭末俎皆升右胖之脅唯有三禮賀循既云用祭天之牲左胖復云今儀用脅九个足明燔柴所用與升俎不同是知自在祭初别燔牲體非於祭末燒神餘饌此則晉氏以前仍遵古禮唯周魏以降妄為損益納告廟之幣事畢瘞埋因改燔柴將為祭末事無典實禮闕降神又燔柴正祭牲玉皆别蒼璧蒼犢之流柴之所用四圭騂犢之屬祀之所須

故郊天之有四圭猶祀廟之有圭瓚是以周官典瑞文勢相因並事畢收藏不在燔例而今新禮引用蒼璧不顧圭瓚遂亦俱燔義既有乖理難因襲又燔柴作樂俱以降神則處置之宜須相依凖柴燔在左作樂在南求之禮情實為不類且禮論說積柴之處在神壇之南新禮以為壇左文無典故請改燔為祭始位樂懸之南外壝之内其陰祀瘞埋亦請凖此制可之自是郊丘諸祀並先焚而後祭及玄宗將作封禪之禮張說等条定儀

注徐堅康子元等建議曰臣等謹按顯慶年修禮官長孫無忌等奏改燔柴在祭前狀稱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者臣等按禮迎神之義樂六變則天神降八變則地祇出九變則鬼神可得而禮矣則降神以樂周禮正文非謂燔柴以降神也案尚臭之義不為燔之先後假如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容或燔臭先以迎神然則殷人尚聲祭天亦燔柴何聲可燔先迎神乎又按顯慶中無忌等奏稱晋氏之前猶遵古禮周

魏以降妄為損益者今按郭璞晉南郊賦及注爾雅祭後方燔又按宋忠所論亦祭後方燔又檢南齊北齊及梁郊祀亦飲福酒後方燔又檢後周及隋郊祀亦先祭後燔據此即周遵後燔晉不先燎無忌之事義乃相乖又按周禮大宗伯職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注云禮為始告神時薦於神座也下文云以蒼璧禮天以黄琮禮地皆有牲幣各如其器之色又禮器云有以少為貴者祭天特牲是知蒼璧之與蒼牲俱各奠之神座理

節不惑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即明祀昊天上帝之時以旅五方天帝明矣其青圭赤璋白琥玄璜自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各於其方迎氣所用自分別矣今按顯慶所改新禮以蒼璧與蒼牲蒼幣俱用先燔蒼璧既已燔矣所以遂加四圭有邸奠之神座蒼牲既已燔矣所以更加騂牲充其實俎混昊天於五帝同用四圭失特牲之明文加為二犢深乖禮意事乃無憑考功員外郎趙冬曦大學博士侯行果曰先焚者本以

降神行之已久若從祭義後焚爲定中書令張説執奏曰徐堅等所議燔柴前後議有不同據祭義及貞觀顯慶已後既先燔若欲正失禮求祭義請從貞觀禮如且因循不改更請從顯慶禮凡祭者本以心爲主心至則通於天地達於神祇既有先燔後燎自可斷於聖意所至則通於神明燔之先後臣等不敢裁定玄宗令依後燔及先奠之儀是後太常卿寧王憲奏請郊壇時祭並依此先奠璧而後燔柴瘞埋制從之時又有四門助教

施敬本駁奏舊封禪禮八條其畧曰舊禮侍中跪取匜
沃盥非禮也夫盥手洗爵人君將致潔而尊神故能使
小臣為之今侍中大臣也而盥沃於人君太祝小臣也
乃詔祝於天神是接天神以小臣奉人君以大臣為非
禮按周禮大宗伯曰鬰人下士二人贊祼事則沃盥此
職也漢承秦制無鬰人之職故使近臣為之魏晉至今
因而不改然則漢禮侍中行之則可矣今以侍中為之
則非也漢侍中其始也微高帝時籍儒為之惠帝時閎

儒為之留侯子辟強年十五為之至後漢闕堅以議郎拜侍中邵闓自侍中遷步兵校尉秩千石少府卿之屬也少府卿秩中二千石丞秩千石侍中與少府丞班同魏代蘇則為之舊侍中親省起居故謂之執獸子吉茂見謂之曰仕進不止執獸子是言其為褻臣也今侍中名則古官人非昔任掌同變理寄實鹽梅非復漢魏執獸子之班異乎周禮鬱人之職行舟不息墜劔方遥驗刻而求可謂謬矣夫祝以傳命通主人之意以薦於神

明非賤職也故兩君相見則卿為上儐况天人之祭其肅恭之禮以兩君為喻不亦大乎今太祝下士也非所以重命而尊神之義也然則周漢太祝是禮矣何者按周禮大宗伯曰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辭大宗伯為上卿今禮部尚書太常卿比也小宗伯中大夫今侍郎少卿比也太祝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比也上士四人今員外郎太常博士之比也故可以處天人之際致尊極之辭矣又漢太祝令秩六百石與太常

博士同班梁太祝令與南臺御史同班今太祝下士之卑而居下大夫之職斯又刻舟之論不異於前矣又曰舊禮謁者引太尉升壇亞獻非禮也謁者已賤升壇已重是微者用之於古而大體實變之於今也按漢官儀尚書御史臺官屬有謁者僕射一人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權謁者又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光禄勲官屬有郎中員外秩比二千石有謁者掌賔讃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

古之謁者秩異等今謁者班微以之從事可謂疎矣又曰舊禮尚書令奉玉牒今無其官請以中書令從事按漢武帝時張安世爲尚書令遊宴後宫以宦者一人出入帝命改爲中書謁者令至成帝罷宦者用士人魏黄初改秘書置中書監令舊尚書并掌制誥既置中書官而制誥樞密皆掌焉則自魏以來中書是漢朝尚書之職今尚書玉牒是用漢禮其官既闕故可以中書令主之議奏玄宗令張説徐堅召敬本與之對議詳定説等

奏曰敬本所議其中四條先已改定有不同者望臨時量事改攝制從之十二年十一月丙戌至泰山去山趾五里西去社首山三里丁亥玄宗服衮冕於行宫致齋於供帳前殿己丑日南至大備法駕至山下玄宗御馬而登侍臣從先是玄宗以靈山清潔不欲多人上欲初獻於山上壇行事亞獻終獻於山下壇行事因召禮官學士賀知章等入講儀注因問之知章等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時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異位陛下享

君位於山上羣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以垂範來葉為
變禮之大者也禮成於三初獻亞終合於一處玄宗曰
朕正欲如是故問卿耳於是勑三獻於山上行事其五
方帝及諸神座於山下壇行事玄宗因問玉牒之文前
代帝王何故秘之知章對曰玉牒本是通於神明之意
前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筭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是
故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為蒼生祈福更無秘請
宜將玉牒出示百寮使知朕意其辭曰有唐嗣天子臣

其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内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寳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庚寅祀昊天上帝于山上封臺之前壇高祖神堯皇帝配享馬邠王守禮亞獻寧王憲終獻皇帝飲福酒癸巳中書令張説進稱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帝拜稽首山上作圓臺四階謂之封

壇臺上有方石再累謂之石𥓋玉牒玉策刻玉填金為字各盛以玉匱束以金繩封以金泥皇帝以受命寶印之納二玉匱於𥓋中金泥𥓋際以天下同文之印封之壇東南為燎壇積柴其上皇帝就望燎位火發羣臣稱萬歲傳呼下山下聲動天地山下壇祀羣臣行事已畢皇帝未離位命中書門下曰朕以薄德恭膺大寶今封祀初建雲物休祐皆是卿輔弼之力君臣相保勉副天心長如今日不敢矜怠中書令張説跪言聖心誠懇宿

齋山上昨夜則息風收雨今朝則天清日暖復有祥風助樂卿雲引燎靈迹盛事千古未聞陛下又思慎終如初長福萬姓天下幸甚先是車駕至岳西來蘇頂有大風從東北來自午至夕裂幕折柱衆恐張說倡言曰此必是海神來迎也及至岳下天地清晏玄宗登山日氣和煦至齋次日入後勁風偃人寒氣切骨玄宗因不食次前露立至夜半仰天稱某身有過請即降罰若萬人無福亦請某爲當罪兵馬辛苦乞停風寒應時風止山

氣温暖時從山上布兵至于山壇傳呼辰刻及詔命來往斯須而達夜中燃火相屬山下望之有如連星自地屬天其日平明山上清迥下望山下休氣四塞登歌奏樂有祥風自南而至絲竹之聲飄若天外及行事日揚火光慶雲紛郁遍滿天際羣臣並集于社首山帷宫之次以候鑾駕遥望紫煙憧憧上達内外歡譟玄宗自山上便赴社首齋次辰巳間至日色明朗慶雲不散百辟及蕃夷爭前迎賀辛卯享皇地祇于社首之泰折壇睿

宗大聖貞皇帝配祀五色雲見日重輪藏玉策於石𥓓
如封壇之儀壬辰玄宗御朝覲之帳殿大備陳布文武
百寮二王後孔子後諸方朝集使岳牧舉賢良及儒生
文士上賦頌者戎狄夷蠻羌胡朝獻之國突厥頡利發
契丹奚等王大食謝𩗗五天十姓崑崙日本新羅靺鞨
之侍子及使内臣之番高麗朝鮮王伯濟帶方王十姓
摩阿史那興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賢王日南西二鑿齒
雕題牂柯烏滸之酋長咸在位制曰朕聞天監唯后后

克奉天既合德以受命亦推功而復始厥初作者七十
二君道洽跡著時至符出皆用事于介丘升中於上帝
人神之望蓋有以塞之皇王之序可得而言朕接統千
歳承光五葉惟祖宗之德在人惟天地之靈作主往者
内難幽賛而集大勲誾無外虞守成而纉舊服未嘗不
乾乾終日思與公卿大夫上下協心聿求至理以弘我
烈聖其庶乎馨香今九有大寧羣氓樂業時必敬授而
不奪物亦順成而無夭懋建皇極幸致太和洎乃幽遐

率由感被戎狄不至唯文告而来庭麟鳳已臻將覺情而在藪以故凡百執事亟言大封顧惟不德切欲勿議伏以先聖儲祉與天同功荷傳符以在今敢侑神而無報大篇斯在朕何讓焉遂奉遵高宗之舊章憲乾封之令典時邁東土柴告岱岳精意上達肹蠁来應信宿行事雲物呈祥登降之禮斯畢嚴配之誠獲展百神羣望莫不懷柔四方諸侯莫不来慶斯是天下之介福邦家之耿光也無窮之休祉豈獨在予非常之恵澤亦宜逮

下可大赦天下封泰山神為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
仍令所管崇飾祠廟環山十里禁其樵採給近山二十
戶復以奉祠神玄宗製紀太山銘御書勒于山頂石壁
之上其辭曰朕宅位有十載顧惟不德懵于至道任夫
難任安夫難安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心之浩蕩若涉
大川賴上帝垂休先后儲慶宰相庶尹交修皇極四海
會同五典敷暢歲云嘉熟人用大和百辟僉謀唱余封
禪謂孝莫大於嚴父禮莫盛于告天天符既至人望既

積固請不已固辭不獲肆余與夫二三臣稽虞典繹漢
制張皇六師震讋九寓旌旗有列士馬無譁肅肅邕邕
翼翼溶溶以至岱宗順也爾雅曰泰山為東岳周官曰
兖州之鎮山實萬物之始故稱岱焉其位居五岳之伯
故稱宗焉自昔王者受命易姓於是乎啟天地薦成功
序圖籙紀氏號朕統承先王茲率厥典實欲報玄天之
眷命為蒼生而祈福豈敢高視千古自比九皇哉故設
壇場於山下受羣方之助祭躬封燎於山上虔一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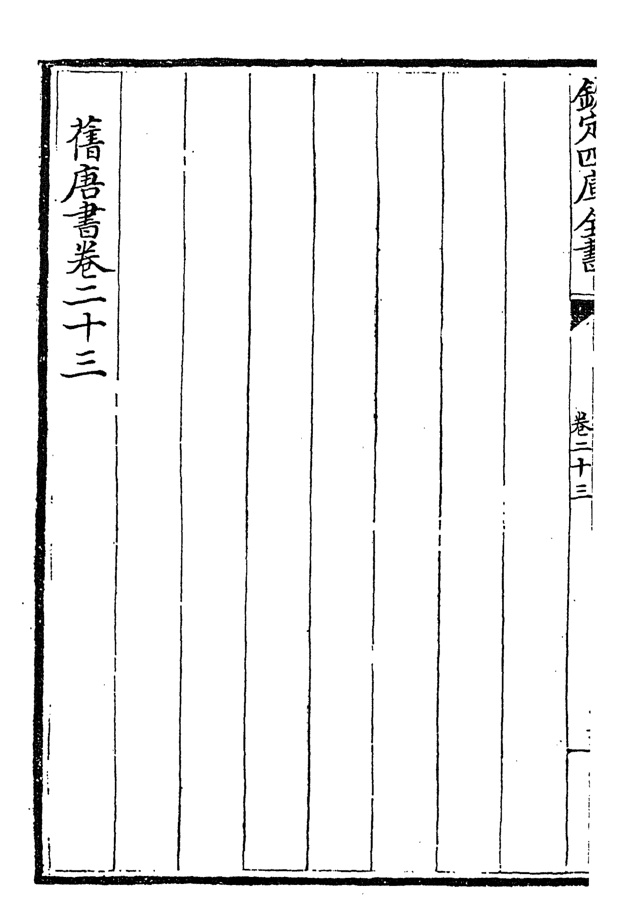
通神斯亦因高崇天就廣增地之義也乃仲冬庚寅有事東岳類于上帝配我高祖在天之神罔不畢降粤翌日禪於社首佑我聖考祀於皇祗在地之神罔不咸舉暨壬辰覲羣后上公進曰天子膺天符納介福羣臣拜稽首呼萬歲慶合歡同乃陳誠以德大渾協度彞倫攸敘三事百揆時乃之功萬物由庚兆人允植列牧衆宰時乃之功一二兄弟篤行孝友錫類萬國時唯休哉我儒制禮我史作樂天地擾順時唯休哉蠻夷戎狄重譯

来貢累聖之化朕何慕焉五靈百寶日来月集會昌之運朕何慼焉凡今而後儆乃在位一王度齊象法權舊章補缺政存易簡去煩苛思立人極乃見天則於戲天生蒸人惟后時乂能以美利利天下事天明矣地德載物惟后時相能以厚生生萬人事地察矣天地明察鬼神著矣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其曰懿爾幼孫克享上帝惟帝時若馨香其下丕乃曰有唐氏文武之曾孫隆基誕錫新命纘我舊業永保天禄子孫其承之余小

予敢對揚上帝之休命則亦與百執事尚綏兆人將多
于前功而毖彼後患一夫不獲萬方其罪予一心有終
上天其知我朕惟實行三德曰慈儉謙慈者覆無疆之
言儉者崇將來之訓自滿者人損自謙者天益苟如是
則軌迹易循基構易守磨石壁刻金石冀後人之聽辭
而見心觀末而知本銘曰維天生人立君以理維君受
命奉天爲子代去不留人來無已德涼者滅道高斯起
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萬邦罄天張宇盡

地開封武稱有截文表時邕髙宗稽古德施周溥茫茫
九夷剷平一皷禮備封禪功齊舜禹巖巍岱宗衛我神
主中宗紹運舊邦惟新恭己南面氤氲化淳告成之禮
留諸後人緬余小子重基五聖匪功伐髙匪德矜盛欽
若祀典丕承永命至誠動天福我萬姓古封太山七十
二君或禪亭亭或禪云云其迹不見其名可聞祗遹文
祖光昭舊勲方士虚誕儒書不足佚后求仙誣神檢玉
秦災風雨漢汙編錄德未合天或承之辱道在觀政名

非從欲銘心絕巖播告羣岳於是中書令張説撰封祀壇頌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壇頌禮部尚書蘇頲撰朝覲壇頌以紀德玄宗乙酉歲生以華岳當本命先天二年七月正位八月癸丑封華岳神為金天王開元十年因幸東都又於華岳祠前立碑高五十餘尺又於嶽上置道士觀修功德至天寶九載又將封禪於華岳命御史大夫王鉷開鑿險路以設壇場會祠堂災而止



舊唐書卷二十三

舊唐書卷二十三考證

禮儀志三令與䃜隅相應○沈炳震曰通典本句下有以五色土封之句應補入

則天證聖元年將有事于嵩山云云○臣德潜按通鑑綱目俱埀拱四年非證聖元年况正月爲證聖元年九月爲天冊萬歲元年即一年中事下文不必云至天冊萬歲元年矣今已改正

天冊萬歲二年臘月甲申親行登封之禮○臣德潜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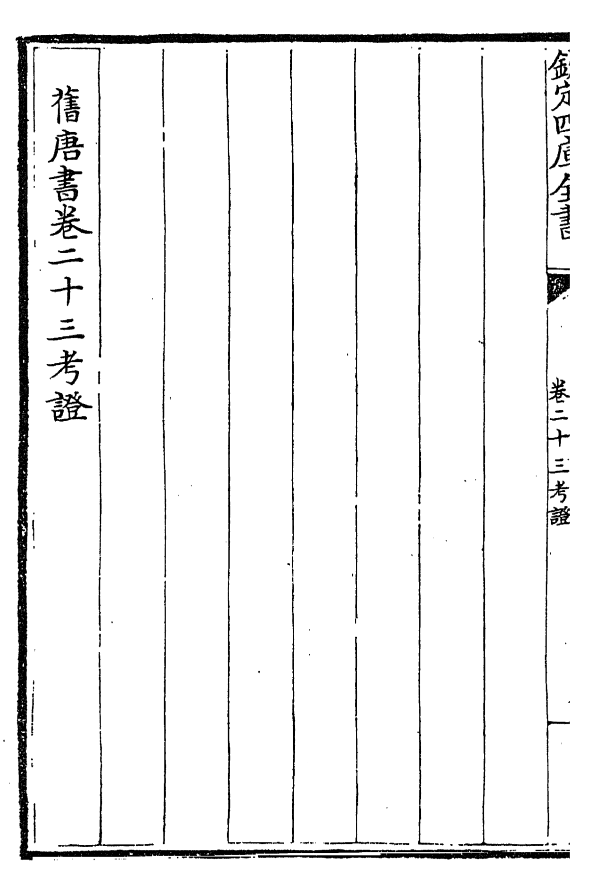
天册萬歲有元年無二年明年為萬歲通天元年也今已改正

若從祭義後焚為定○沈炳震曰按通典此二句作若設祭後燔則神無由降矣冬曦行果二人皆主先燔以駮徐堅之議者如書中所云則亦主後燔矣當從通典為長

據祭義及貞觀顯慶已後既先燔○貞觀二字下有闕文意謂貞觀所行合于祭義顯慶後乃失也

中宗紹運舊邦維新○臣德潜按文粹二語下有睿宗繼明天下歸仁句上文自高祖太宗而下歷敘功德不應頌中宗而反遺睿宗也明係闕略

方士虛誕儒書不足○文粹作儒書齷齪太山碑文同文粹宜從



舊唐書卷二十三考證